

讲述 100个乡巴佬的故事

涂阳斌 涂阳文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讲述

100个乡巴佬的故事

涂阳斌 涂阳文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讲述 100 个乡巴佬的故事 / 涂阳斌, 涂阳文著.
武汉 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08. 9

ISBN 978 - 7 - 216 - 05623 - 6

- I. 讲…
- II. ①涂…②涂…
-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-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9549 号

讲述 100 个乡巴佬的故事

涂阳斌 涂阳文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 430070

印刷: 武汉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数: 369 千字
版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书号: ISBN 978 - 7 - 216 - 05623 - 6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 12.5
插页: 3
印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 28.00 元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写在前面的话

亲爱的读者：

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碗土得掉渣的“乡土菜”。

一九九二年，我们在农村读物出版社印行了乡土散文集《憨人杆司令》，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题词“写农村事、颂农村人、赞改革路”以鼓励和鞭策。

十五年过去了，我们依然关注乡土。虽然阳斌进了省城、阳文进了县城，但我们的衣胞还在乡土，根还在农村，故乡还在老地方。

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，阳斌攻读了在职研究生，出版了《江泽民党建思想论纲》；阳文也从乡镇干部转行做了会计，熟悉了新业务。但，兄弟相约：无论在哪里，为乡亲们写作的业余追求不变！

去年，我们把一百八十多篇乡土散文以“讲述 100 个乡巴佬的故事”为题，挂在“网”上，点击居然超过了七十万人次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；是湖北省农业厅陈柏槐厅长的鼓励与帮助，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，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；我们还要多谢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老师们的厚爱，把我们的习作选入各种选本，其中四篇选入了孩子们阅读的课本，有一篇还入选儿子正在朗读的课本，让儿子好好地高兴了一把、在同学中骄傲了一回，这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

收入本书的一百一十篇散文，有些篇什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散文。好在贾平凹先生有写“大散文”的倡议：“在散文这块园地上，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，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，可以作生命的沉思，可以行文化的苦旅，可以谈文说艺，可以赏鱼虫花鸟。鼓呼扫除浮艳之风，鼓呼弃除陈言旧套，鼓呼散文的现实感、史诗感、真情感，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，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。”

因之，我们想把散文写得纵横驰骋“野一点”，亦庄亦谐“趣一点”，追根溯源“深一点”……

期待读者的认可与鼓励！
为希望的热土祈祷好运！
——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，谢谢您品尝这碗“乡土
菜”。

涂阳斌 涂阳文 敬启

2007年9月19日

目 录

第一辑

芸芸众生·乡亲

- 柳李两怪 /3
老干其人 /7
犟老表 /9
憨人杆司令 /12
金老大 /16
你是一棵无名的小草 /18
打猎的“糊壳耙”和他的罗曼史 /21
九妹 /24
巧巧 /26
红哥 /28
猪瘟 /30
住在老屋里的人(三章) /32
醒来了的土地醒来了的人(五章) /34
姑婆·孤婆 /38
石头哥进城的 A.B.C.D 及 D+1 /40
改嫁的李腊芝和她的“意识流” /46
野菊花 /50
请老母亲坐上席 /52
烟祭 /54
渴望父爱 /56

父亲,一本常读常新的大书	/58
寻找我叔	/60
想念余麻子	/62
“点火”的启蒙老师	/65
老杨	/67
又一个老杨	/70
下海的老张	/73
常武叔	/76
山哥	/79
凡人悲欢(九章)	/82
一个罪犯的陈述词	/95
黎明前	/103
土命	/109
她分明有一双“飞毛腿”	/114
汪茗货的生命之光	/116
斗士	/122
铺路石	/125
“鸭拐子”趣闻	/128
一个人和一个瘫痪村	/131
摘明珠的人	/135
铁腕小人物	/142
爱之曲	/146
出头鸟	/149
强人正数农家女	/153

闯关 /156
四个女人唱了一出大戏 /161
生命之树常绿 /167
“歪尾巴”经理的正着 /169
筑起心中的长城 /173
一个老党员的新追求 /175
给后人留下一片荫凉 /179
“出头鸟”的新传奇 /183
“我们死也要保住月堤” /185
拼上生命也乐意 /187
仙桃文坛群芳谱 /190
狂徒 /195
王永华的诗之梦 /198
传记作家的传奇 /200
梁治宝的“穷”与“富” /204
韧劲颂 /206
文朋师友 /207
诗集记趣 /210
唱和记趣 /213
读书记趣 /219
王玉珍病中一席谈 /224
“宋庆龄”来到农民中间 /226
叶明山为父老乡亲写佳作 /228
读孙犁 /231

吴晓帆和他的《袖手集》	/233
三贺孙士茂	/235
毛道海和他的三卷《潜江风情录》	/236
杂文潜夫	/238
记傅献瑞先生二三事	/240
三个男人一台戏	/243
让新绿染透你的心灵	/245
应才兵的文学情结	/247
读《周年丰短笛集》断想	/249
文化是城市的灵魂	/251
在故乡的书林里散步	/253
另辟蹊径写华章	/260

第二辑

脉脉心泉·乡情

乡韵(九章)	/265
早市	/275
乡情似酒(十章)	/277
迷迷糊糊的童年(四章)	/288
美的启示	/291
树上的鸟啊! 你何时飞回来?	/293
啊! 红辣椒	/295
柳赞	/297
给母校二十岁生日的贺卡	/299
远行	/301
读信	/303
老家	/305

第三辑

迢迢旅途 · 乡土

- 想念老街 /307
八根杈 /310
城里的鸟巢 /312
别了！我的老朋友 /314
- 人杰地灵鱼米乡 /319
“水”与湖北人 /321
戏里湖北 /324
沔阳赋 /327
改革魂 /328
访诸葛亮读书台 /333
游沔城莲花池 /335
我们年轻的何场 /336
我们郑场好地方 /339
毛泽东与仙桃通海口 /342
这屋·这人·这情思 /346
到韶山 /348
江南万里行札记(十章) /352
行走在大平原上的思索(二十二章) /370
- 写作与我的生命情结(代跋) /390

第一辑

芸芸众生 · 乡亲

柳李两怪

偌大的古扬州才有“八怪”，区区千人的弹丸之地，居然就有“两怪”，信不信由您。

——我要说的，是我的家乡：湖北省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两个有名有姓的怪人。

(一) 涂平香，你凭什么香了起来？

按辈分，涂平香是我的叔叔，小时习惯喊他鸭叔——因他家祖传养鸭。凭着长得五大三粗，他参了军，居然分到北京某特种部队。六年后，解甲归来，他在村上炫耀说：“林彪叛逃时，我们拿着望远镜盯着他……”越说越玄，以至于使足不出户的乡亲们听得目瞪口呆，似信而又非信。反正人家见过大世面，由他“吹”。

不久，凭六年的光荣史和一点小关系，“拱”进镇办的修造厂当了铸工，无奈厂里把他当青工待，养活不了孩子、老婆，便见异思迁，“迁”到另一家工厂，活儿：铸工。谁知日子刚上正轨，遇上厂里民主选厂长，他不安分守己，竟蹦出来参加“竞选”，滔滔不绝地发了一通“演说”，居然赢得了一些选票，本来有望参政，但不知什么原因落选。他干脆急流勇退，退回小瓦屋里“自谋职业”，用小灶小炉，铸些勺儿瓢儿，小刀小铲，叮叮当当走村串户，没多久，居然赚了一笔钱，有人说，涂平香这下可以神吹了。

谁知半年后，他家的小灶小炉熄火了，怎么？不干了。

嗬！他又在小镇上摆起了小地摊。搞的么名堂：小摊前一英俊少年，将刀棍舞得飞转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观者愈集愈多，好不热闹。舞毕，少年退下，他则站立摊前，向观众打一揖，破起嗓子道：“父老乡

亲：鼠害横行，岂有不除之理？我涂平香按科学配方，制成特效灭鼠药，从优出售。”你看，怪不怪，天下竟有把舞棍棒和推销鼠药结合起来的奇事。

人们咋舌：“噫，这家伙真神，怎么想到这种好差事。”方圆几里，鼠是灭了不少，他也赚了一笔钱。

前年冬天，我回了趟老家。风雪中，小镇上一把高悬的破幌子老远就吸引了我，上面大书：“祖传秘方：专治风湿、跌打损伤、毒蛇咬伤。”定眼一看，幌子下竟坐着我家平香叔。他几时又成了郎中。我疑惑地走拢去，同他寒暄。在他用塑料纸搭起的“医院”里，还挂着乡亲们送给他的锦旗、镜框。我有些半信半疑，回家向叔父请教，叔父说：“他家的‘祖传秘方’是放鸭，至于行医嘛……也怪，他不知怎么会想到拜行医五十多年的叔祖父为师的，得了真传，也算是祖传秘方吧！”

今年夏天回家，我发现他的“医院”里里外外挂满了锦旗和镜框，远远看去，颇像小时候见过几回的花轿。上面大多写着“妙手回春”之类的赞语，有一面上还赫然写着“赠再生华佗涂医师。”

“好家伙，哪一级给授的职称？”我和他攀谈起来，“您为什么专治风湿之类的病？能治好吗？”语气中带着几分怀疑。

“我们这里是水乡泽国，此类患者太多，我就选准了这一行当。风寒湿邪外袭，是致病的外在因素；肝肾不足，营卫气血内虚，是致病的内在原因。正邪相搏，郁弱化热为本病的基本病变。我用马前子等药配方，舒筋活络，综合治理，就可以药到病除。”这些话，他侃侃而谈，我暗暗称是。随手翻开他桌上的病人登记本，细细一数，嘿，两年来，他已治好风湿病患者三百五十二人，跌打损伤病人一百二十七人，毒蛇咬伤一百二十一人，外加小儿麻痹症患者一人。我这才明白了卫生部门给他处方权的原因。

临别时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我马上要在镇上盖楼房，正儿八经地坐门诊了。”语气中颇有点自豪感。

——平香叔，你凭什么香了起来？我在寻找答案。

(二)万飞国，你何时飞起来？

万飞国，是我们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烫了“大波浪”鬈发的男

人，三十五岁。黑且瘦，门牙凸出，被烟熏得黄黄的，颇像陈述所演的几个有名气“反角儿”。正是因那“木秀于林”的卷发，我才决定把他定为柳李一怪的。

他家也很穷。记忆中，他们几弟兄都是在“人”字形的草棚里出落成壮小伙的。他也参过军，回来的时候，村上让他和几个人办经销店，一年“大锅饭”端下来，“清汤寡水”，亏了个大窟窿。村干部要办他的“学习班”，他腰缠草绳，荷包里装了一斤半米，对村干部说：“走吧！跟你们去。不过……”他唤过鼻涕横流的一双儿女，往村干部面前一推，说：“家里的一斤半米，我全装上了，两个伢交给你们吧！”村干部哭笑不得，自认倒霉地输给了这个“无赖”式的怪人。

唉！那年月，怪人怪事不独出在他万飞国身上。

八四年春节前，他请我和另一位朋友喝酒。三盘菜，三杯酒下肚，他话也多了起来：“两位小弟，我有个‘宏伟蓝图’想请二位过目，怎么样？”他拉开皮夹克，从贴胸的荷包里摸出一叠皱巴巴的材料纸，展开一看，好醒目的标题：《关于利用通州河静水水面养鱼的规划》。我不敢相信是他这个高小生的“杰作”，便问：“你写的吗？”“当然，不过，出两包烟请村里老师修改过。怎么样，带给城里的领导看看。在通州河上扎几道铁丝网，就可以养鱼了。通州河绵延百里，久不行船了，不养鱼是个浪费。”后来，我把他的规划带给县里有关部门，没有得到答复。没几天，他又自费上了趟县城，也没有下文。

听朋友说，回家后，他把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农村致富手册》等书扔了一地，灌了两杯酒，和衣而睡。

通州河养鱼是否可行，我得不出答案。这精神怎么样？答案自然有。

他还算清醒，来了个切合实际的行动：养鸡。养鸡的书是读了不少，就是缺鸡舍。他瞅准了村上留下的队屋，空荡荡的一排房子，灭灭菌，就再合适不过了。磨破了嘴皮也白搭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村里的队屋不能便宜了你一个人。”算了，他拔光了自留地的菜，自己圈了个简易鸡舍，当上了“养鸡场长”。还算不错，两年下来，家里还添了电视机。福不双至，正当他从外地引进的五百只良种鸡开始下蛋时，全村闹鸡瘟，他打过预防针的良种鸡，也一个个倒下了。五百只鸡，多少汗水换来的呀！乡亲劝他：“用板车拉到镇上的餐馆里去，一块

讲述100个 乡巴佬的故事

钱一只，也是五百块钱啊！”“放屁！瘟鸡有毒。”皎洁的月光下，他把一堆瘟鸡付之一炬。他蹲在一旁，边哭边唠叨，颇有一点黛玉葬花的味儿。后来，镇上的宣传干事“笔下生花”，让他的大名上了《湖北日报》，乡亲们要他请客，他似笑似哭地说：“五百只鸡换了个‘豆腐块’，代价太大。”

他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去寻致富之道了。他瞅准了宜昌葛洲坝工人多、肉案少的空子，在那里当起了“屠夫”。他还在家乡带去了一个徒弟，吃喝全包，每月付工资五十元。哪知徒弟在外面打群架，被他一耳光给扇回了老家。从此，他成了“一把手”。

我曾有机会去采访他，并向他请教烫发的原因，他道：“小弟有所不知，出门在外，常有坏人敲竹杠，也有歹人找麻烦，我烫‘大波浪’，是让习惯按外表看人的家伙一瞄我，就觉得我惹不起。嘿嘿！自卫而已。”这逻辑似乎太荒唐，又颇让人深思。我又问他：“你家房子该修一修了。”“钱不够呀！”“卖掉电视机凑么！”“我常年在外，电视是教育孩子的好老师，万万不能卖，孩子的明天要紧。”

我几乎有些佩服这个“无赖”式的怪人了。

——万飞国，但愿你早日飞起来！我焦急地待待着。

(1986年10月)

老干其人

老干是我的堂弟，本名涂干成。说来他还是我的学生，因我只大他一岁多一点，他便喊我“老大”，我就喊他“老干”。高中没毕业，他就逃学了。我呵斥他：“糊涂！放着书不读，放牛吗？”“老大，每天第三堂课肚子就叫得慌了，家里又没有足够的米供我……”他低下头，像犯过错误似的。

回家务农：真的放牛。十九岁，精力充沛，又没事可干，于是习赌博。手气不错，听说赢了二百多块。那年春节回老家，他哥哥来找我，说：“你多少当过他几天老师，管管他，一定有效。”

正月初一那天，我去给他拜年。吃茶的时候，和他谈起禁赌的事，他红了脸，说：“晚上不好打发。”“可以干点别的事嘛！”“干什么呢？”“可以弄几本书看看，弄点致富信息，发家致富！”他说：“行，这比赌博强。”于是他从衣袋里摸出十块钱，交给他哥，说：“今天是正月初一，好日好势，今后再赌了，哥用这十块钱买白纸让我写检讨。请老大作证。”没想到，他又“赌”了一回。

没几天，他给我来信，说是听乡团委的同志讲，你们县团委正在编《青年致富能手通讯录》，到时候印好了，别忘了寄他一份。后来，他真的“按图索骥”，骑上自行车，行程一百二十多里，到三伏潭镇去拜访一个青年养兔能手，还恭恭敬敬地把经验抄在小本本上。没几天，他从信息报上得知兔毛行情看跌，只好鸣锣收兵。

我外出进修两年后，回家小住，老干来和我闲聊。他首先掏出两个红本本让我看，他居然是广西和湖南两家信息站的信息员了。

“信息给你带来了好处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有好处。我主要是想依靠外界提供的信息，在种植业上做点文章。做生意，跑买卖，我没那本领。比如，今年，我从外界获悉